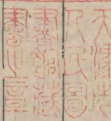




李文公集卷第六

答韓侍

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習之

卷之六

汲古閣

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旣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恹

惴惴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  
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  
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  
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  
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  
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敢求  
飧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閒暇而不觀視遷榮  
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  
知此心自古以來會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  
習之

卷之六

汲古閣

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  
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  
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  
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  
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  
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  
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  
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  
陸洵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

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洵之賢  
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于天子  
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  
洵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  
知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  
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  
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  
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  
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  
習之

卷之六

汲古閣

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  
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  
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  
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蓋是戲言  
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  
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  
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

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  
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  
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  
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  
甚厚此身寤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  
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  
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  
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旣不能  
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  
習之

卷之六  
四

汲古閣

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  
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  
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  
相怪者當爲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  
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  
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  
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

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  
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  
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  
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  
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  
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  
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  
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  
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  
習之

卷之六  
五

汲古閣

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  
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  
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  
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敘事會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減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爲本群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群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習之

卷之六  
六

汲古閣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某再拜

答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習之

卷之六  
七

汲古閣

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



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  
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  
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  
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  
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  
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  
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

習之

卷之六

汲古閣

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  
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  
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  
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  
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  
勸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  
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  
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

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邁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甸掎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習之

卷之六

汲古閣

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

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鞅然則左思言之矣  
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  
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  
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  
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  
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  
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  
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  
習之

卷之六  
十

汲古閣

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  
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  
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  
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  
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章君詞揚君潛足下  
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

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  
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敘  
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  
爲犯李某頓首

習之

卷之六  
十一

汲古閣

李文公集卷第七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習之

卷之七

汲古閣

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人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已

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  
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  
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  
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  
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  
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  
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  
習之

卷之七

汲古閣

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  
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  
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  
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  
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  
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  
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卽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習之

卷之七

汲古閣

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卽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

詞處士石洪

明經出身十五年  
前曾任冀州糾

前宣歙來石軍判

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

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韋

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翔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  
若一此人先爲一二閹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惑於  
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  
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遜而道光材長而  
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  
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  
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  
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  
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  
習之

卷之七

汲古閣

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采  
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  
敘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  
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恠哉翺以  
爲宰物之心患時無賢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  
敘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  
重道遠非徇讒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翺之說  
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  
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翱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習之

卷之七  
五

汲古閣

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二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尔所知古君子於人之

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翱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翱載拜

與陸儔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益思習之

卷之七  
六

汲古閣

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旣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旣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

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旣試一詳焉翱再拜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習之

卷之七  
七

汲古閣

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

天下之人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  
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  
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  
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  
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  
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  
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  
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  
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  
習之

卷之七  
八

汲古閣

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  
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  
爾不脩道而求爲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  
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  
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  
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  
獨顏回尔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  
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  
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  
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  
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  
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  
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  
習之

卷之七  
九

汲古閣

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  
而安之者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  
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  
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  
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  
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  
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  
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

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  
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  
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  
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習之

卷之七  
十一

汲古閣

李文公集卷第八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  
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  
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  
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  
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  
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  
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  
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局爲不言  
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  
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

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莖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闕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  
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  
習之

卷之八  
三

汲古閣

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  
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  
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  
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  
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  
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  
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

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寤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變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寤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

也翔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翱自十五已後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物爲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讎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鈔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興學之

習之

卷之八  
五

汲古閣

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爲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辨者爲良吏適時者爲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爲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爲心以戢豪吏爲務以法令日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爲利於私者無不諂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爲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

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竄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卽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躬不肖旣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躬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習之

卷之八  
六

汲古閣

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觀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爲黔首于汴州翱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旣除矣自茲日厥後汴宋穎毫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毫人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爲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爲天下第一其爲信州猶建州也其爲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

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  
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翺則喜樂  
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  
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  
未嘗馱乎肥甘爾體未嘗煥乎綺紈爾目未嘗悅  
乎采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  
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于家爾  
名字未嘗得進于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  
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  
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  
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  
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也若必皆甚焉則  
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  
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爲昇平之符者  
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  
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  
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拂乎道者時政  
有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

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尔其爲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翺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翺再拜

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爲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翺爲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榜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爲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

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  
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翱爲戶  
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  
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厨黃卷爲狀白於前尹  
判榜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讒盛詞相毀前尹拒之  
甚久而竟從其請翱以爲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  
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  
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  
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翱對曰  
習之

卷之八  
九

汲古閣

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  
尹因取黃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  
黃卷有條卽爲故事依榜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  
復故事焉自後翱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  
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  
於某處揖公見公公爭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  
塞耳不聽翱慮前尹遷又來者不知爲誰終獲戾  
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官不五六日亦幸有

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習之

卷之八

汲古閣

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爲風雪之所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爲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



下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爲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習之

卷之八  
十一

汲古閣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  
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  
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  
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旣自以爲到且無  
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  
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  
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  
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  
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尔貴與富習之

卷之八  
十二

汲古閣

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翺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比二疏尚平子而

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爲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可知其旨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施子粗得其說未及就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爾退脩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爲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習之

卷之八  
十三

汲古閣

以脩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且能早知知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其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言乎

李文公集卷第九

論事疏表

臣翔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爲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卽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恥爲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習之

卷之九

汲古閣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旣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寤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

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習之

卷之九

汲古閣

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

陛下旣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爲其難者矣若

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

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

犯御名  
改下同

錢而納布帛絕

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

之患數引見待之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

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

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

獻以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

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旣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爲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爲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旣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爲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習之

卷之九

汲古閣

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爲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爲正矣小臣莫敢不爲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爲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習之

卷之九  
四

汲古閣

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爲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爲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爲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爲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爲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

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  
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爲國也凡自古奸  
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已  
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  
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  
好利則獻蓄聚歛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  
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  
習之

卷之九  
五

汲古閣

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  
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  
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  
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  
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  
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  
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  
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  
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



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爲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 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習之

卷之九  
六

汲古閣

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

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習之

卷之九  
七

汲古閣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

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  
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  
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  
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  
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  
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  
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  
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  
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習之

卷之九  
八

汲古閣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爲  
蓄聚其自爲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 疏厚邊兵

臣以爲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  
議者以爲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  
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  
其不敢犯邊爲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安  
識禮義而必其不爲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  
臣以爲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  
習之

卷之九  
九

汲古閣

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  
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爲盜矣四夷不敢  
爲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  
視矣

